

文學導報

第 1 卷 第 2 期

1931, 8, 5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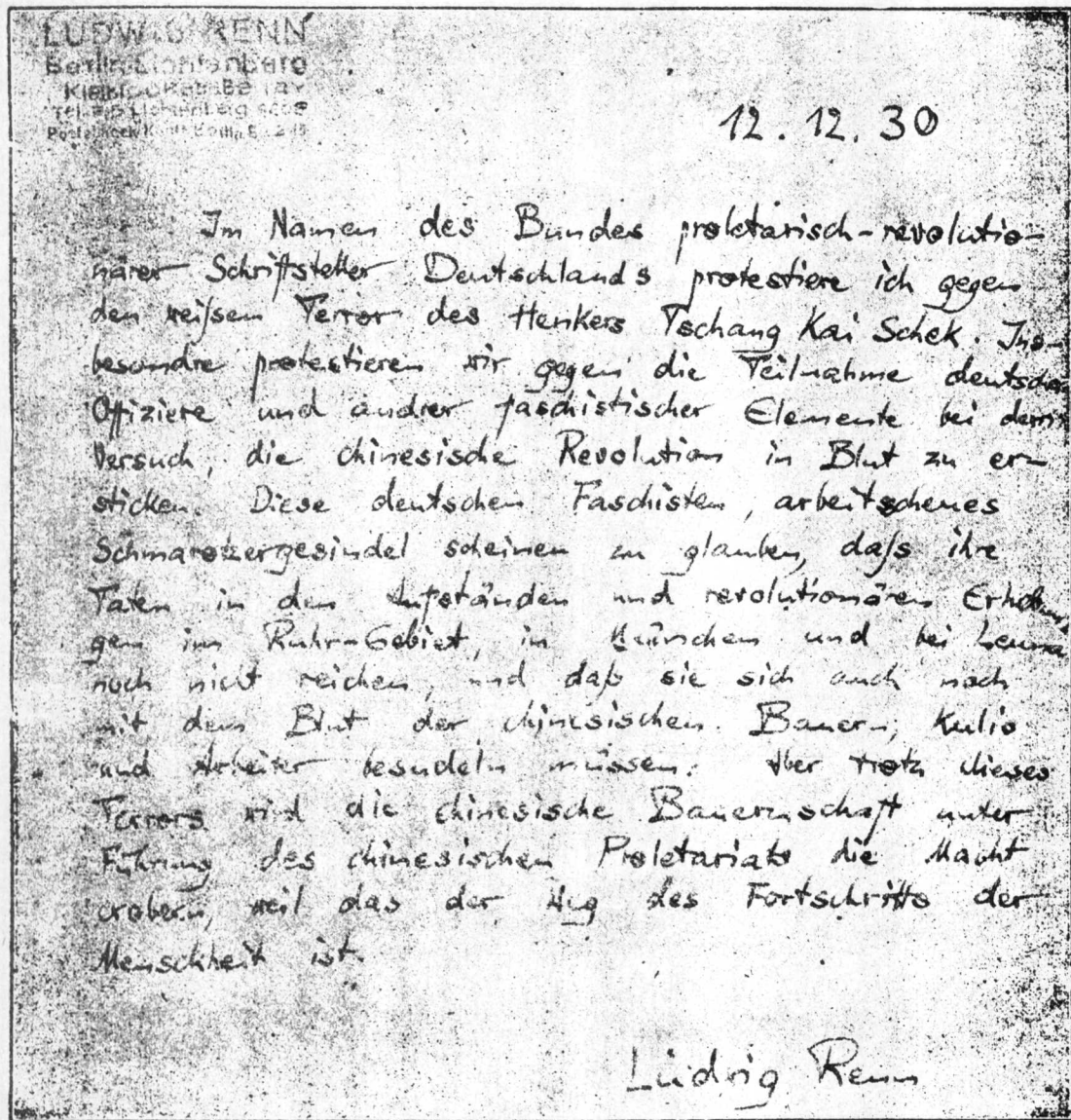
定價 每份 4 分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對於中國白色恐怖及帝國主義干涉的抗議

一 德國革命作家路特威錫·梭

(出席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學大會的德國代表之一)

我以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聯盟之名，反對劊子手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我們尤其反對德國的官僚



以及別的法西斯蒂的東西的幫兇，想要用血來鎮壓中國的革命。這些德國的法西斯蒂們。不肯勞動的寄生流氓，好像以為他們對於魯爾，明辛和馬拉的暴動和革命運動的行為還不夠，他們還得來染染中國的農民，勞力和工人的血。然而雖有這些(白色)恐怖，中國的農民羣衆在中國工人的領導之下，却仍要奪取政權，因為這是人類的進步的路。

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路特威錫·稜 (魯迅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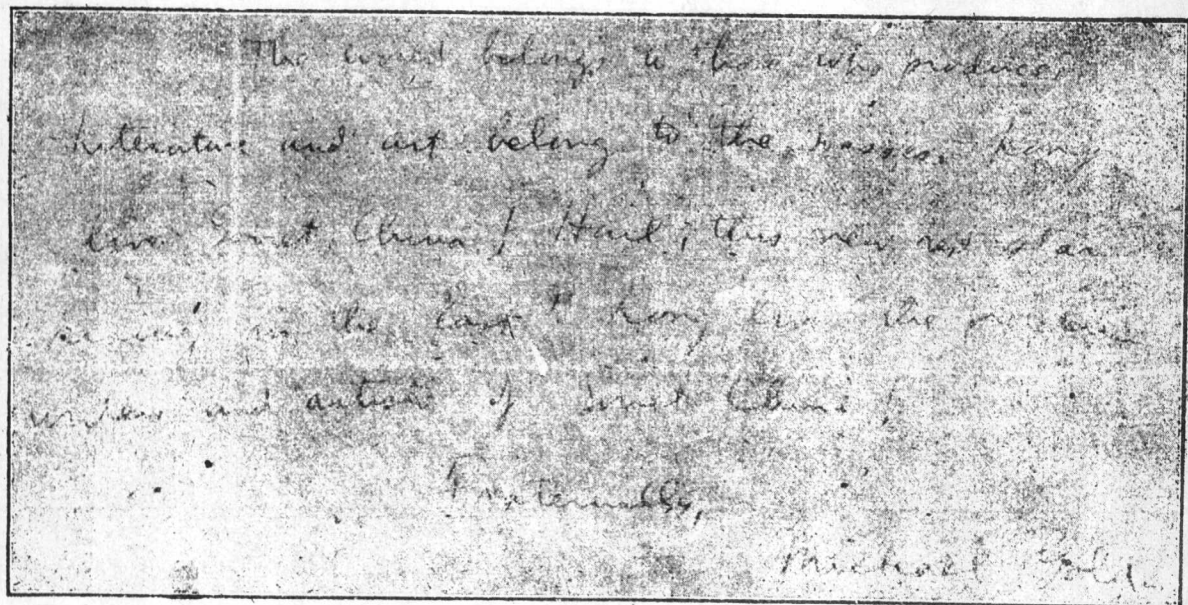
二 美國無產階級詩人和作家密凱爾果爾德

(出席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學大會的美國代表之一)

我們以紐約的約翰，里德俱樂部，和『新羣衆』雜誌社的諸革命作家和藝術家之名，反對蔣介石等匪徒們加給我們中國同志身上的白色恐怖。

這種慘無天日的醜惡的行爲，不會長久無懲罰地下去的，歷史決不會被劊子手們拉回去的。中國已從數十世紀的長夢中醒過來了，而且已踏上了政治進步與希望的初階。殘忍的軍閥們以為自己能夠阻止此種歷史的進行嗎？他們要失敗的；他們將不得不替自己的罪惡出償代價。

美國所有的革命工人和革命的知識份子，都懷着痛苦的興趣守望着中國的偉大的鬭爭。我們知道這是我們自己的鬭爭；這是爲着建設無產階級的世界的鬭爭，爲着建設新文學和無產階級的藝術的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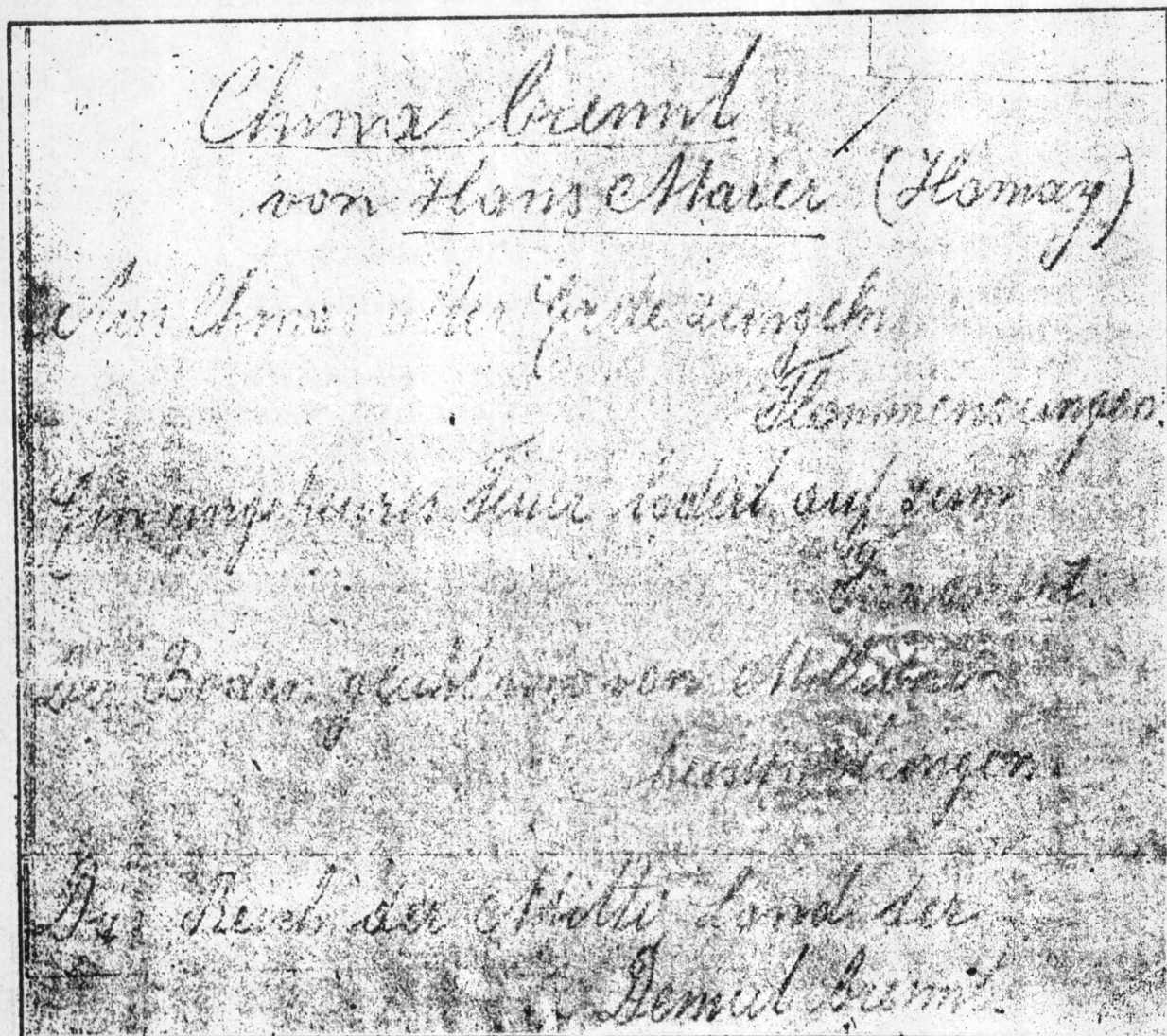
爭；我們把兩手伸過太平洋，祝福着正在從事我們自己的鬭爭的勇敢的同志們。

世界是屬於生產者的。文學和藝術是屬於羣衆的。蘇維埃中國萬歲！這顆新起于東方的紅星萬歲！蘇維埃中國的無產階級的作家和藝術家萬歲！

你們的同志密凱爾。 果爾德 (林 譯)

三 奧國革命詩人翰斯·邁伊爾

(出席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學大會的奧國代表之一)



中國起了火

中國到處伸出烈焰的舌頭。
大猛火一直冲到天字。
地面如被千萬的狂呼所燒紅：
從順的中夏之邦起了火。

二

這火決不是龍舟的祭賽，
也絕不是爲佛陀和基督而騰舞；
如此炎炎的只是自由和飢餓的，
鉄律的豐碑：中國起了火。

(魯迅譯)

四 英國礦工作家哈羅·海斯洛普

(出席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學大會的英國代表)

中國必須讓她自己解決自己的命運。她非割斷英帝國主義的羈絆不可。她非驅除掉一切別的統治着她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可。她餓得太長久了，各帝國主義國家不應再在她的身上刮取血肉。

2.
I think the day when China will
be free of these Oppressors, and the
Imperialist aggression, the domination of
China by the various Imperialist
countries, and workers in suppo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British Imperialism to get out of
China.
Success to the Chinese workers to create a Soviet
Republic! Harold Hill 1927

我慶祝中國將有脫離所有的壓迫者之一日。希望這日子早日到來。我反對各帝國主義國家統治中國。我國所有的勞動者將和我聯合起來警告英帝國主義放棄中國。

敬祝中國的勞動者爲着創造蘇維埃共和國的鬭爭的勝利！

哈羅•海斯洛普

(林 譯)

五 日本無產階級作家永田寬

(出席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學大會的日本代表)



日本是始終妨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東洋唯一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國家。

爲着中國革命、爲着日本革命，爲着全東洋的革命，我們一天也不可忘記對華非干涉運動的努力！

反對侵略中國！

使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早日成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

永田寬

(李俊譯)

『五四』運動的檢討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

丙 申

(解題)研究近代中國史的人們對於「五四」是不應該忽略的。這並不是因為「五四」是像一般人所說的「新文化運動」，而是因為「五四」是中國資產階級爭取政權時對於封建勢力的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換一句話，「五四」是封建思想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上的障礙時所必然要爆發的鬥爭。這個鬥爭的發展，在現在看來，是很顯明的階段的：最初由白話文學運動作了前哨戰，其次戰線擴展而攻擊到封建思想的本身，（反對舊禮教等等），又其次擴展到實際政治鬥爭——「五四」北京學生運動；然而這以後，無產階級運動崛起，時代走上了新的機運，「五四」埋葬在歷史的墳墓裏了。是這樣的「五四」要在這篇「報告」內加以討論。

一、「五四」發生之社會的基礎

- A. 「五四」不是從天而降的。不是北大的幾位教授胡適之隨獨秀他們一覺醒醒來時忽然想起要搞個「五四」玩玩。這是有牠的必然要發生的社會的基礎。「五四」作為一個思潮來看時，（思潮：換以術語，就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在要求被接受的時候的鬥爭的運動）牠的主要面目是破除封建思想。胡適之曾經在許多論文中指出兩百年前三百年乃至五百年前都曾經有人反對過他現在所反對的封建思想，全部或一部；但是胡適之却不能說明為什麼二百年三百年乃至五百年前的反對封建思想終於不能成為像「五四」那樣的思潮，並發為羣衆運動；胡適之只考證出了反對封建思想之「古已有之」，却不知道一種思想之能成為思潮必有其社會的基礎；在社會的基礎，沒有完成的時候，二百年三百年乃至五百年前的反對封建思想的議論只能成為紙上 痛快文章而已。

因此在檢討「五四」的本身以前，我們不能不先考察「五四」前夜的中國政治經濟，換言之，就是構成「五四」這社會現象的下層基礎。

- B. 歐洲大戰給與中國的產業界的刺激很不小。（1）此時期中苦戰着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暫時入於停頓狀況，因而中國的極幼稚的民族工業得了一個發育的機會。（2）伴著歐戰而來的金價的低落使得工業上需用的機械價值低落，也給與中國資本薄弱的企業家以擴展工業的機會。於是在短促的四百年內，中國的紡織工業有了突飛的發展，正好像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序所必然，首先是輕工業發達。此外製造輕便日常用品的工業也陸續起來了。同時因為國外市場的需要，麵粉出口激旺，用了新式生產方法的麵粉廠在南方的長江下游一帶及華北天津一帶許多的建立起來了，都是獲了很大的盈利。沿海一帶，以及長江下游一帶，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初期了。這樣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就在封建社會的硬壳下結胎而成形，且很快的發育。隨著這民族工業曙光而來的金融資本的活動——中國銀行團，也在金融界有了絕對的勢力。這些銀行資本，一方面是運用於各種企業，一方面是操縱證券市場，特別是那時候發得很多的內國公債。他們的後臺老板是剝削民衆的軍閥官僚豪紳地主。同時工業資本家為要脫離金融家的束縛也建立他們自己的金融機關。這樣工業資本家和銀行資本家便構成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骨骼。

C. 但是好運不能長久，歐戰終了後，帝國主義以加倍的力量對中國侵略了。尤其是在歐戰中發了橫財的美國和日本更其拚命的來了。此時日本乘歐戰時西歐帝國主義無暇東顧的機會，在中國成了獨佔優勢；政治上，日本帝國主義把北京政府整個抓在手裏，經濟上，在華北是南滿鐵勢力的絕對擴充，成了滿鐵王國，在華南則於上海建立了巨大的紡織工業，運用雄厚的資本來操縱棉花和棉紗市場，壓迫中國的紡織工業。新興的中國紡織工業至此遂有全部破產之危。加以自從佔領青島後，日本帝國主義，在山東半島成為唯一的主人翁，中國中部各省都感及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壓力。在全中國的市場，日本商品幾乎佔到百分之八十的優勢。在這樣情形下，要想恢復固有勢力的英國以及想要發展新勢力的美國，都和日本帝國主義成了正面的衝突。英美的聯合力量於是扶植軍閥中之直系以對抗日本肘腋下的奉系和皖系。結果是直皖系軍閥戰爭以及後來的兩次直奉戰爭。

D. 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於此感到嚴重的兩重壓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直皖奉各系軍閥的擴充軍備加中國資產階級以嚴重的經濟負擔，使他們的企業的發展更加無望。而此時中國的統治階級就政權的形式而言，是封建軍閥（背後是官僚買辦階級豪紳地主，帝國主義等），新興資產階級不但並未分潤到政權，並且還是居於被剝削的地位。但是新興資產階級本身的力量（雖然在兩重的迫壓下不能再往前發展）却已經强大到爭奪政權的地步，並且處境的困難使他們更加感得爭取政權之必要。

然而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本身也有矛盾。新興資產階級中的工業資本家有一部分是買辦階級蜕化而來的，他們還依附着外國帝國主義。銀行資本家的一部分是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變相，他們又是和封建勢力關係很深的。新興資產階級這本身上的矛盾就使得他們雖有政權的要求却一方面仍和封建勢力妥協，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却不能敢反抗帝國主義。他們沒有健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他們是沒有發育得完全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且永久沒有發育到完全的希望），所以他們畏縮而動搖，在境環迫逼他們不得不取鬥爭的態度以自存的時候，他們對於自己的兩個大敵人中間是挑上了一個比較地不可怕些的敵人——封建勢力，然而還是時時妥協。環境的必要時（就是當廣大的民衆力量很可以有利地被他們利用以達到他們自身利益的時候），他們間或也反抗帝國主義，然而決不敢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反是客觀上做了利害衝突的帝國主義的工具。至於在「五四」的前期，——就是這些新興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而第一次對牠的敵人取了鬥爭態度的時候，他們甯願自欺欺人地只把封建勢力算作自己的敵人。

這就說明了「五四」的許多特性及其運動方式之所以然的原因。

二、「五四」及其文學運動

E. 從上面所說，我們便達到了一個結論：「五四」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運動——封建勢力對於這些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成了障礙時所必然要爆發的鬥爭。然而因爲這新興階級的自身內包含着若干矛盾，所以牠的鬥爭態度不能堅決，又因爲這個新興階級並沒發育得完全，所以牠的意識不能正確。這些，我們都可以舉出事實的證明。

F. 「五四」這時期並不能以北京學生火燒趙家樓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牠延長到「五卅」運動發生時爲止。這應該從火燒趙家樓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後二年或三年爲止。總共是五六年的時間。火燒趙家樓只能作爲這運動發展到實際政治問題，取了直接行動的鬥爭的態

度，然而由此也就從頂點而趨於下降了。這樣去理解「五四」，方才能够把握得「五四」的真正的歷史的意義。

依上面所定的時期內的「五四」是有一貫的目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鬥爭的形式在要求民衆接受，——也不妨說是企圖組織民衆的意識。這個運動，最初就選擇了最有力的組織意識形態的工具——文學——作爲第一線的衝鋒隊。反對文言文，反對舊戲，便是他們的口號。其次，這運動擴展到全文化戰線：反對舊禮教，攻擊儒家的人生哲學。最後乃有德謨克拉西的政治主張。此時新青年社有第一次的宣言，形式上成爲「五四」的中心壁壘了。這樣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必然地要表現到實際政治行動，火燒趙家樓就是。在產業後落的中國，這種運動也必然地只有青年學生之負擔。火燒趙家樓一幕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示威。侵略中國者並不單是日本帝國主義。然而如上所述，發育的不完全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是不敢反抗帝國主義的，至多是在別的帝國主義諒解之下纔敢對於一帝國主義示威，所以「五四」只反對了日本帝國主義却毫不提及英美帝國主義。而且這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示威也是在英美帝國主義（那時正和日本帝國主義發生劇烈的利害衝突）暗示之下而發生，其形式上的成功，（五四之普遍於全國）也是得了英美帝國主義的鼓勵。這麼著，封建勢力對於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成爲障礙時必然要爆發的「五四」，却又有著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害衝突的背景了。這裏就伏着「五四」失敗的根，也伏着「五四」之所以不能成爲健全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根原。

「五四」既由意識形態（當時轟動人心的人生觀問題）的鬥爭而擴展到實際政治的鬥爭後，本身包含着若干矛盾而且發育不全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便動搖了，妥協了。所以自以趙家樓一火以後，「五四」運動表面上雖然擴展到全國，實際上是下火了，作爲「五四」中心人物的胡適——也就是很忠實地代表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胡適，就有「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那樣的話來告誡青年了。

這樣意義的「五四」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不但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性質上的差別。只不過在思想界的情形上，兩者稍有相似之處而已。在文藝復興時代，所要打破的是冷酷黑暗的宗教思想，在我們「五四」，所要打破者是差不多等於那樣冷酷黑暗的舊禮教觀念。這是相似的。但是作爲文藝復興運動之社會的基礎是漸具勢力之手工業，和小商業，反之，作爲「五四」之社會的基礎是近代的機器工業和銀行資本了。這是兩者很不相似的。

G. 完全是新興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五四」在一般文化問題上的口號當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哲學上的實驗主義，倫理上的反對大家庭，反對貞操觀念，主張男女社交公開，主張青年權利，（反對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擁護思想自由；文學上的反對文言文，反對舊戲；尤其把「五四」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稱爲「愛國運動」，是十足表現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觀念。我們不能因爲「五四」的中心壁壘「新青年派」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遂懷疑於「五四」之資產階級性。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常常做了正在和封建勢力鬥爭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且這些代言人最初是未必就能得到資產階級的十分寵愛的。前世紀三十二年代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浪漫派文學家雷維等的境遇是如此，而我們的新青年派在當初也是如此。

H. 自然我們不能說新青年派的意識形態是百分之百的中國那時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是的。在當時能够視作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百分之百的意識形態的人們却是研究系的知識分子。

（我們不要忘記，同是這研究系的分子，當時有一部分是依附封建軍閥，一部分則轉成了工

業資本家和銀行資本家。)他們最初是以反對新青年派的態度出現的，(我們也要注意，他們這反對的立場，不是封建勢力的立場，他們也是主張着新青年派所宣傳的「新文化」，然而他們一面還是反對新青年派，一半是因為他們確是百分之百地代表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有着這階級所有的一切劣點：善於妥協動搖，常常想勾結一帝國主義以抵制另一帝國主義，——故對於新青年派之戰鬥的態度感到過激，又一半也是有點醋意，因為新青年派當時在青年界的影響太獨佔的了。)後來在新青年派落伍了的時候，(在五四期以後新時代的展開的當面，新青年派落伍了)，他們二者才更沆瀣一氣。而也是到這時候，新青年派方始真正為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所寵愛了。(於此有許多人認為是新青年派的勝利，即新青年派自己也有此幻想，但實際則是新青年派接受了資產階級的命令而取消了自己早年的鬥爭精神)。事實上，新青年派的主要分子在當初是更多地有著外國的掌握著政權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有許多地方在中國的軟弱的本身極多矛盾的新興資產階級看來，是很可怕的。然而却不能因此就說新青年派不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忠實的代言人。在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上，新青年派是很忠實於他們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的。發育不完全，自身矛盾很多，時時在對敵人妥協的那時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是不敢有任何積極的顯明的政治主張，或政治綱領的，所以新青年派也只有一句含糊的德謨克拉西，並且時時避免實際政治問題的討論。(我們要注意，胡適之在去年所發表的實際政治問題的民權與約法等論文在五四當時是絕對沒有的。十年前胡適之的不譚實際政治問題與十年後的忽譚，而且大譚，都是胡先生的忠實於資產階級，因為十年前是十年前，而今日是今日。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在今日，對於政權的態度是比十年前堅決得多了。)

- I. 在文學上，新青年派(在這方面，牠是那時候的主角)所提出的許多口號都是屬於形式方面的，他們的「新文學」的建設綱領並沒詳細指出在新的形式之下該有怎樣新的內容。至多不過說「新文學」應該是平民的，真實情緒的，現代生活的反映。(我們要注意，這所說平民，其實就等於布爾喬亞罷)。他們在形式方面提出了許多口號。例如主張用白話。反對用古地名官名，及用典，等等。在大體上看來，他們心目中的新文學是寫實主義的文學，然而胡適之常常詠歎的「吾口寫吾心」的態度却又有幾分浪漫主義的氣味。他們又竭力讚揚客觀的無容心地分析社會現象的文學。這是傾向於自然主義了，然而他們並沒顯明地鼓吹過自然主義。他們這不堅定的態度，決不是偶然的。(正和他們的竭力介紹易卜生一樣)。我們看見過前世紀三十年代法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了。作為法國新興資產階級代言人的法國浪漫主義露俄一派，是情熱的，充滿了發揚脾厲的氣概，堅決的樂觀的鬥爭的氣分。這是因為法國資產階級是那樣的堅決樂觀，而且牠有鬥爭的精神。然而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因為牠本身上的矛盾，時時在動搖妥協，他們是頹廢苦悶。這表現在他們的文學上，便是那樣的徘徊於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放在中國的發育不完全的資產階級面前的，是封建勢力的頑強的抗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的陰謀，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突飛猛進，世界資本主義將就崩潰時的拆裂聲，以及中國的無產階級巨人的一步近一步的威脅的足音。這一切，都使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感覺到他們的命運的不穩定，使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有歷史上新興階級的發揚踴躍的堅決樂觀的精神，他們遲疑審慮，這在他們的文學上的反映就不得不不是客觀地觀察而沒有主觀地批評的易卜生的寫實主義。胡適之所努力鼓吹的易卜生主義——只診病源，不用藥方，就是這樣的心理的自解嘲

而已。(因為他們究竟還有幾分希望——那是像他們那樣新興的資產階級所必然有的，所以在左拉的自然主義也不配他們的脾胃)。胡適之更明白地表露了這種遲疑審慮下的心理結果的，是他的有名的口號：「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自然胡適之這口號大半是針對那時青年的日漸左傾而發，可是我們也不能不說這裏也有著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的臭味。因為事實上揭出了「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口號以後的胡博士就把攻擊封建勢力的大旗也捲起來了，很忠實地跟著他的資產階級的老板對封建勢力妥協了。

- J.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五四」產生「怎樣」的文藝作品。我們檢查的結果，有一個現象是：是慘澹貧乏，這也是當然的。動搖妥協而且前途暗淡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五四」當然不會像法國資產階級那樣產生了絢爛的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文學。發育得不完全的中國資產階級不會產生壯健的資產階級文學是自然不過的事。同時我們也不打算無視「五四」以後直到現在我們已有了若干資產階級新的文學那樣的事；是的，事實上「五四」期因為是很短促的，所以沒有產生多少文藝作品，但以後，（雖則「五四」已經壓斃在歷史的前進的大輪子下），資產階級性的文學却是不斷地在產生，也是不容否認的；只不過此等資產階級文學決不是「壯健」的資產階級文學，換句話說，不是向上發展的資產階級的文學，而是向下沒落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在這些文學作品中，沒有發揚踴躍的新興階級的氣概，沒有樂觀，只是苦悶，彷徨頹廢。就是正在「五四」期中，也有了這樣色彩的作品。

就現在看來，「五四」期中帶些「壯健性」的文學作品，只有魯迅的吶喊。又次之，找來找去始且舉康白情的草兒為例。但在時代的使命及後來的影響而言，吶喊與草兒又復不能同日而語。吶喊在攻擊封建勢力這一點而言，不但負起了時代的使命並且給後來的影響也異常地大。就是說吶喊在現今也還有革命的意義，也不是過分的吧？草兒則只是「草兒」罷了；「五四」的春風一過，「草兒」萎落了，沒有了，所以說草兒還不失壯健性，無非因為牠多少還流露出幾分新興階級應有的邁往直前的浪漫的情緒罷了。胡適之的嘗試集正是胡先生的忠實的寫照；這裏閃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光芒，但只是一閃而已。

- K. 此外，「五四」期中特有不少的諷刺資產階級及歌詠勞動者的文藝作品。（大都是詩歌）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諷刺資產階級那樣的事，是常見的。特別是他們很冤屈地沒有受到他們的資產階級老板寵愛的時候。前世紀三十年代法國的浪漫派詩人刺，甚至憎惡資產階級，不是一個顯明的先例麼？這些諷刺，因為是在承認資產階級社會的大前提之下所發的一些牢騷，所以是完全沒有危險性的。這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詡的自由思想。又歌詠勞動者了，因為一是人道主義。因為二是面對著無產階級漸次抬頭，世界資本主義沒落期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意識地已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然而一方感於老板們之前途暗淡，一方感於無產階級巨人的震地的足音，有時是會歌詠勞動者的。但是當無產階級成了堅實的對立的勢力的時候，這些歌詠——即使是人道主義的，也將沒有。事實證明正是如此，所以對於「五四」期中新青年派的一些諷刺資產階級及歌詠勞動者的文藝作品不能有高于此的評價的。

三、從「五四」到「五卅」

- L. 「五四」——以對封建勢力鬥爭開始而以妥協終的「五四」，結果是只有失敗。

阻礙新興資產階級擴展的封建軍閥的政權依然存在，且走上了分裂的階段，發生不斷的混

戰。這樣便在既頻于危境的資產階級身上更增加了障礙。封建軍閥的分裂是必然的，而帝國主義者各自扶植其羽翼下之封建軍閥以抵抗別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獨佔，也是使得封建軍閥永遠成爲對峙的形勢而中國不能統一——即使是封建軍閥的統一。這些對峙的軍閥都竭力搜刮以擴充軍備，結果則爆發爲連年的內戰。

在這時候，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一方受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一方受封建軍閥的勒捐勒餉，（苛捐雜稅的剝削，戰時所受的一切損失，尚不算數），不但沒有發展的希望，連已有的基礎也受到威脅。最大的工業紗業與粉業就瀕于破產的地步，（紗業因受日紗競爭及戰爭交通破壞，棉花收成不好等等而生產量減少一事，三分之一的紗廠，且宣告停辦；粉業呢，生產量減少了三分之二，中國市場大銷其美國麵粉了），其他的工業自不用說。爲求自存計，資本家除了加倍剝削勞動者以外，更無別法。然而這仍舊不能挽救他們的沒落。

但是生活最痛苦者，是農民和工人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封建軍閥的苛捐雜稅，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剝削，（封建軍閥加于資產階級及豪紳地主的負擔也都是由他們轉嫁在農工工人身上了的），使得農民和工人的出路只有鬥爭。于是在近代工廠中經過了集團生活訓練的產業勞動者便首先抬頭了。從經濟鬥爭開始的勞動運動很快的便轉入了政治鬥爭的階段。在秘密狀況下，勞動者的組織有了飛速的進步，由地方總工會而至于全國總工會，無產階級就不但有了整飭的陣容，並且有了集中的指揮了。自京漢路二七罷工以後，中國無產階級的勢力便成了堅實的不可侮，到「五卅」就成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唯一的領導者。

M. 這樣無產階級的巨人在封建軍閥不斷混亂與資產階級日趨沒落的中國舞台上出現，必然要產生這個結果：「五四」的一切思想及其口號都成了時代落伍。已經失敗了的資產階級的「五四」就此完完全全送進了墳墓了。新時代的展開，新階級的崛起，相伴著必有新的意識形態的產生。但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熟的事。所以從「五四」到「五卅」之間數年，思想界停頓于混沌的狀態。

這個情形，反映在當時的文壇上。文學研究會，首先成立的一個文學者的團體，向來是並無什麼具體主張的，此時該研究會在上海的分子（雖然並不是全然一致）開始討論到「新文學」的內容以問題，（就是認爲「五四」期所遺下的關於內容的綱領——完全資產階級性的，已經不能滿足），高呼著我們的文學者應該把被壓迫者的血與淚來充實作品的內容了。他們反對那不爲人生及社會服務的純藝術派的文學，他們反對「近代人的頹廢」。和文學研究會這派立於正相反對地位的，是創造社，比較的後起的一個文學團體。他們說藝術而染著功利主義的色彩。便是藝術的墮落，藝術應以追求絕對的美爲使命。他們是接受了法國高蹈派的衣鉢的。在許多方面看來，他們和法國的高蹈派也很相似。例如正和法國高蹈派視資產階級爲俗物，爲以錢袋驕人，創造社中人亦常以清高的藝術家的身分蔑視俗物的資產者而自稱爲被金錢壓迫的人。這兩派，最初由理論的相反而相駁難，後來終於成爲徒逞意氣的謾罵了。這二派的形成也不是偶然的。在帝國主義者和中資產階級最有勢力的大都市上海，切膚地感受著帝國主義的橫暴，資產階級的無人道的剝削，勞動者的死裏求生的鬥爭，而且自身又是資本家的僱員薪工勞動者的文學研究會份子發出了要「血與淚的文學」的呼聲，正是當然的事。然而也因爲他們究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他們大都是薪工勞動者，除了每日的薪工而外，更無所謂產，並且也像勞動者一樣，一天不作工便沒一天的飯糧，然而他們的日

常生活到底和真正無產階級不同。因此他們沒有明確的無產階級的意識，他們的文學主張因而也只限於「被壓迫者的血與淚」——這麼一個模糊的觀念了。他們這主張，除了和創造社的論爭成為當時文壇上的「譚助」而外，對於當時青年界（那時候唯一的文藝的讀者）很少影響。這也是自然不過的事。進了中學校的青年大多數是未經憂患的小資產階級的子弟——不客氣說，就是腸肥胸滿的少爺，在那時候他們正忙於新獲得的「自由」——男女社交分開，以及由此而發生的長吁短歎，愁眉笑眼。什麼「被壓迫者的血與淚」，當然非他們所好，並且覺得怪掃興似的。再者，對於這一類青年，當然創作的引誘力比批評論要大得多。然而文學研究會派在當時除用評論來提倡他們的主張而外，惟注力於介紹俄國文學及弱小民族文學，對於創作却一向是忽略了的。（這是就這派提倡此主張的主要人而言。）

同樣的，創造社派的發生也有他們生活的背景。過著留學生的生活，密接著資本主義爛熱期的充滿了頹廢色彩的日本文壇，和本國的民衆運動的實際多少有些隔膜的他們，當然會發生了他們那樣的主張。說是因為看見文學研究會分子主張人生的藝術，因而他們故意。立異未主張藝術的藝術，還不免是皮相之談。同樣的，他們必然也會受到當時青年們的歡迎。沉淪之能抓住了當時大部分青年的心，絕不是偶然的事。

然而時代的輪子向前展進很快。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捲去了大多數的深受封建制度壓迫的青年，他們固然不滿於文學研究會派的意識不明確的「爲人生的藝術」，同時也唾棄了創造社派的象牙塔中生活的「爲藝術的藝術」了。新的時代要求那表現著新的意識形態的文學。在階級鬥爭日形尖銳化的新局面下，文學團體必然的要起變化，結果是文學研究會的無形解體，（我們要注意，文學研究會自始就是一個散漫不過的文學團體，雖有會章，雖然第一次選有幹事，但實際上都是形式，幹事不幹事，非幹事幹事，大家都是相安若素，後來連這形式都沒有了，誰有工夫，誰就可以幹。但在一九二四年頃，連這散漫的團體實際已不存在。存在者只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叢書上的文學研究會而已。上海的文學研究會同人雖然還在出版文學週報，但這既不能代表整個文學研究會，更不能代表上海的該會分子，這只不過是幾個人的歷史的友誼的公共出版物，絕對沒有共同的主張，也從未討論過共同的主張。在某種範圍之內，——那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自由，各人的文章都可以在這刊物上發展。然在創造社發生論戰的時候，上海的文學研究會分子中的意見已很不一致，和別處的該會份子的意見不一致自然更大了。）和創造社派的改變方向。（文學研究會之所以不能像創造社那樣改變方向，因為牠的分子之社會關係太複雜，中間至少可以分出十幾個社會階級層，因而結果是各自走

開了眼。)

四、「五四」運動之歷史的意義

N. 現在可以作個結論。

資產階級的「五四」雖然是失敗了，但亦相當的盡了牠的歷史的使命。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上，至少是破除封建思想這一點，是有牠的歷史的革命的意義。中國的封建勢力，直到現在，還是根深蒂固，打倒封建勢力還是革命工作之一面，可是我們却不能因此便以為「五四」到現在還有革命的作用。相反的！如前所述，「五四」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企圖組織民衆意識的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五四的口號完全是資產階級性，所以在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現階段，雖然同時仍須注力于剷除封建勢力，但「五四」在現今却只能發生了反革命的作用。歷史上曾盡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運動，到後來成為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復如此。

社會的進化，決不是機械的。雖則歷史已經滑進了新階級，然而舊時代的渣滓總還有若干沉澱在新社會的基層。一種盡了時代使命的思潮或「文化運動」亦復如此。所以一方面我們固然論定「五四」早已送進墳墓，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無視那些依舊潛伏于現代的肌理中的「五四」的渣滓，甚至尚有「五四」的正統派以新的形式依然在那裏活動，例如『新月派』。這一些，在現今只有反革命的作用。掃除這些殘存的「五四」，也是目今革命工作內的一項課程。

(完)

革命作家國際聯盟社書處給各文部的信

給「革命作家國際聯盟」(IURW)底各支部：

爲了『世界革命作家大會』底實際的決議，『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祕書處要執行如下事項：

1.大會底速記下來的完全的記錄，現在用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作為『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中心機關誌『世界革命文學』底特刊而印行。這特刊，在三月十五號之前可以印刷出來，將立即分送給『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各支部和參加大會的各代表們。

2.這一個用四國文字印刷的雜誌『世界革命文學』底第一第二號，已在準備付印。依照大會底決定，這『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新的機關誌底任務，不只是供給國際上的文學問題底消息，也要指導世界的革命文學運動的。這雜誌，包含國際上的文學的和批評的材料，現下文學界的大事件，從各馬克思主義者(如列甫，蒲列汗諾夫等)底著作裏摘的斷片，和文學基本問題的重要的理論文章。『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各支部，必須幫助這雜誌的活動：供給材料(如文學作品，工人通信，文藝新聞和

文化新聞等等)。應該將各國的各種文學上的論爭，和那直接反對革命文學的活動的詳細的材料寄來，因為唯有這樣，『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機關誌才能穩定地站在第一線上，給那對立于第二線上的，以一個正當的攻擊。雜誌底第一號應該加以詳細的討論，那末可以發現它是否完成了它底任務，而且也可以指出它底應該消除的缺點來。『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祕書處應該收到各種批評的報告。

3. 祕書處邀請『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各支部，將無產階級作家和革命作家底作品寄來，尤其是那些不能在本國印行的作家底作品，在『世界革命文學』上(用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刊登，而且也可以譯出來，在俄文，烏克蘭文的雜誌上和 USSR. 的其他刊物上登載。在『革命作家國際聯盟』下面組織了一個特殊的出版委員會，目的就在考慮並分配這樣的原稿。

4. 在大會當中，有幾位代表發表了他們對於下面這事實底不滿意：『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各支部，對於相互間的工作缺乏充分的消息，而且對於祕書處的工作也一樣。為造成一種支部與支部之間的經驗底交換，和鞏固支部與祕書處底連絡，所以祕書處要發行一種『每月通信』，專登關於『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和各支部所做的工作底重要的事件。因為第一次通信將於四月初發行，所以極需要材料。祕書處邀請各支部將他們底生活，工作與爭鬥底主要的事項，也將那發生在同路人之間的和布爾喬亞文學陣管理的變化，以正式的消息供給『每月通信』。消息須用每月特約通信的形式寄給祕書處，而第一封通信，每一個分部應盡可能的趕快寄出。

『革命作家國際聯盟』所有的的聯盟員，對於 USSR. 的文學生活都特別注意，所以在『世界革命文學』底編制報告消息的通信裏都應該廣大的留意到的。祕書處要求各支部除述蘇維埃的文學和文化的的生活底那一種事實使他們最感到興味，而且需要一個頂詳細的敘述。

祕書處覺得這一點必須鄭重說明：大會底關於促進相互間的(傳遞)消息和連絡的決定，而關於一種爭鬥的機關誌的創立的決定也一樣，只『革命作家國際聯盟』底各聯盟員都踴躍參加才能實現。

莫斯科。U.S.S.R.

革命作家國際聯盟祕書處

開除周全平，葉靈鳳，周毓英的通告

一 周全平

周全平，在一九三〇年春左聯成立時即加入左聯，其時對於中國革命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雖有認識上的不正確之點，但對於工作尚為努力和有決心。因為這種的表現，當中國革命互濟會要求左聯派代表參加他們工作時，左聯即派了他去參加工作。但今年二月，接到互濟會的報告，周全平已

有意識的做出了極無恥的反革命的行為了，互濟會從工作的，革命的觀點，已將他從工作人員中開除。左聯接此報告後，經了長久的各方面的詳細的調查，確證了周全平的卑污無恥的背叛革命的行為，全屬事實；並且從許多事實證明，周全平的此種反動的行為，絕非偶然的錯誤，這乃是從他開始認識不正確的退出發點出發，在白色恐怖威脅和他周圍惡劣的家庭的社會的環境的誘惑之下，有意識的積極反動的行為。左聯是一個在任何艱苦之下都堅決的為工農勞苦大眾利益而奮鬥，也是在任何艱苦之下都堅決的守他的戰鬥紀律的革命團體，此種卑污的反革命的份子，萬難容許留在隊伍之內。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常務委員會決議將周全平開除，並由秘書處在左聯機關雜誌『前哨』上宣佈。

二 葉 靈 鳳

葉靈鳳，半年多以來，完全放棄了聯盟的工作，等于脫離了聯盟，組織部多次的尋找他，他都躲避不見，但他從未有過表示，無論口頭的或書面的。最近據同志們的報告，他竟已屈服于反動勢力，向國民黨寫『悔過書』，並且實際的為國民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奔跑，道地的做走狗。常會為愛惜同去和慎重起見，于十日前曾給他最後的責問，限他于一星期之內用書面答復下面的三點：一，是否有上記的無所的行爲？二，倘沒有，是否有決心即刻脫離國民黨走狗們，堅決的反對國民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和一切對於文化的法西斯蒂的壓迫，並且左聯其他一切的決議？三，將確實的地址通知聯盟。但至今已過去十日，聯盟並未接到他的答復。常會認為同志們的上記的報告是確實。因此，葉靈鳳已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之卑污的敌人了，就此決議將葉靈鳳開除，並由秘書處在左聯機關雜誌『前哨』上宣佈。（四月二八日）

三 周 毓 英

周毓英，三月以來，完全放棄了聯盟的工作，組織部屢次派人和他談話，表示極端的動搖，不久並參加反動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及在日報上公開發表反聯盟言論，常會認周毓英已明顯的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叛徒，絕對不能使其留存在我們的隊伍中。就此決議將周毓英除名，並由秘書處在左聯機關雜誌『前哨』上宣佈。（五月二日）

編輯書記：本刊因為印刷和發行的困難，不得不將『前哨』這名字改為『文學導報』，同時將每期篇幅減少而改為半月刊。又本期和下期的稿件，大部分是五月份的東西，遷延至今始刊出、出版日期也當然寫實際出版的日期了。（編委）